

目
錄
學
發
微

余嘉錫編述

侯及名藏書

目錄學發微

武陵余嘉錫季豫述

開宗期義篇第一

目錄之學，由末尚矣。所予詩書之序，即其萌芽。降及漢世劉向劉歆奉詔校書，撰為七略別錄，而其體裁遂以完備。自是以來，作者代不乏人，其著述各有相當之價值。治學之士，無不先窺目錄以爲津逮。成較其他學術，尤爲重要。今欲講明此學，則其意義若何？其功用安在。不可不首先叙明者也。

隋志言「劉向等校書，每一書就，向輒別爲一錄，論其指歸，辨其訛謬。叙而奏之。」章學誠所謂「劉向父子，部次條別，將以辨章學術。考鏡源流」也。校讐通其後作者，義叙

或不能盡符斯義，輒爲通人所詆訶，雖自通志藝文畧目錄一家，已分四類，繼此枝分歧出，派別斯繁，不能盡限以一例；而要以能叙學術源流者爲正宗，昔人論之甚詳。此即從來目錄學之意義也。吾國學術。素乏系統，且不注意於工具之述作，各家類然，而以目錄爲尤甚，故自來有目錄之學。有目錄之書，而無治目錄學之書。蓋昔之學者，皆熟

讀深思，久而心知其意，於是以其經驗之所得以著書；至其所以然之故，大抵默喻諸己，未嘗舉以示人，今既列爲學科。相與講求，則於此學之源流派別，及其體制若何？方法若何？胥宜條分縷析，舉前人之成例如以說明；使治此學者，有研究之資，省探討之力，卽他日從事著作，亦庶幾有成軌可循。今之所講，其意蓋在於此。

目錄之書有三類：一曰部類之後有小序，書名之下有解題者，

書名下論說，名稱屢變，今以普通均呼之爲解題，姑用以立說。

二曰小序而無解題者；三曰小序解題並無，祇著書名者。昔人論目錄之學，於此三類，各有主張，而於編目之宗旨，必求足以考見學術之源流，則無異議。今取諸家之說，分類撮舉之於下。

屬於第一類者，卽有小序解題之書目。

現存者如晁陳書目通考經籍考四庫提要之類是

隋書經籍志簿錄類論云，古者

史官，既司典籍，蓋有目錄以爲綱紀，體制湮滅，不可復知。孔子刪書，別爲之序，各陳作者所由。韓毛二詩，亦各相類。

其實齊魯詩皆有序，清儒馬國翰東魯諸家所輯遺說可考。漢時此因齊詩魏代已亡，魯詩亡於西晉故但舉韓毛二詩耳。

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，各有其部，推尋事跡，疑則古之制也。自是以後，不能辨

其流別，但記書名而已。博覽之士，疾其渾慢，故王儉作七志阮孝緒作七錄，並皆別行，大體雖準向歆，而遠速矣。

觀隋志之持論，揅擊諸家，推尊向歆，蓋以向之別錄，每書皆有叙錄，歆之七畧，羣篇並舉指要；於書之指歸訛謬，皆有論辨，見剖析條流，至為詳盡，有益學術，故極推崇前。

荀勗中經簿，上承七畧，下開四部，至為重要，而隋志謂其「但錄題，及言其盛以縹囊，書用緗素，至於作者之意，無所論辨。」見篇首總論其於勗之不滿，溢於言表，此後下同。

自東晉義熙，以及宋齊梁陳隋，並有官撰目錄；而為書皆祇數卷，並不著解題，所謂「不能辨其流別，但記書名而已」。至王儉依據七畧，玉海卷五十二，引儉序云：「今依七畧更撰七志」阮孝緒斟酌王

劉廣弘明集卷三七錄序云「今所撰七錄斟酌王劉」

是皆取法前修，宜可免於譏議。然於七志，則謂其「不述作者之

意，但於書名之下，每立一傳，文義淺近，未為典則。」於七錄，則謂其「分部題目，頗有次序，剖析文義，淺薄不經。」由是言之；則凡目錄不著解題，但記書名者，固薄

其渾漫，視爲無足重輕；卽有解題者，若其識解不深，則爲美猶有憾。蓋王儉之志，惟詳於撰人事蹟，於指歸訛謬，少所發明；阮氏七錄，或亦同之。故雖號博覽之士，卒難辭淺薄之誚。觀其一則曰，「於作者之意，無所論辨。」再則曰「不述作者之意，未爲典則。」則知凡目錄之書。實兼學術之史，賬簿式書目，蓋所不取也。唐時目錄家，如毋甕釋智昇之徒，其所主張，率同斯旨。

唐毋甕古今書錄序

見舊唐書
經籍志

夫經籍者，開務成務，垂教作程，聖哲之能事，帝王之達典

。去聖已久，開鑿遂多；苟不剖判條源，甄明科部，則先賢遺事，有卒代而不聞，大國經書，遂終年而空泯。使學者孤舟泳海，弱羽憑天，銜石填溟，倚杖追日；莫聞名目，豈詳家代，不亦勞乎！不亦弊乎！將使書千帙於掌眸，披萬函於年祀，覽錄而知旨，觀目而悉詞，經墳之精術盡探，賢哲之睿思咸識；不見古人之面，而見古人之心，以傳後來，不愈其己。

唐釋智昇開元釋教錄序

夫目錄之興也，蓋所以別真僞，明是非，記人代之古今，標

卷帙之多少，撫拾遺漏，刪夷駢贅，提綱舉要，歷然可觀也。

宋王堯臣等作崇文總目，每類有序，每書有釋，蓋祖向歆之成規。鄭樵作通志校讐畧，乃極不滿之，謂其文繁無用，清初朱彝尊，得總目鈔本於天一閣，已無序釋，因為之跋，歸獄於樵，修四庫書時，即用其本著錄，提要信朱氏之說，所以罪樵者尤至，雖其考證不免謬誤，然可見編錄書目，均當有解題，乃為盡善也。

朱彝尊曝書亭集崇文總目跋

見卷四十四

崇文總目，當時撰定諸儒，皆有論說，凡一書大義

，為舉其綱，法至善也。其後若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等篇，咸取法於此。故雖書有亡失，而後之學者，覽其目錄，猶可想見全書之本末焉。范氏天閣一有藏本，展卷讀之，祇有其目，當日之叙釋，無一存焉。樂平馬氏經籍考，述鄭漁仲之言，以排叱諸儒，每書之下，必出新意著說，嫌其文繁無用。然則是書因漁仲之言，紹興中從而去其序釋也。

四庫全書總目崇文總目提要

卷八十四目錄類

原本於每條之下，具有論說。逮南宋時，鄭樵作通

志始謂其文繁無用，紹興中遂從而去其序釋。考漢書藝文志，本劉歆七畧而作，班固

已有自註。案欲駁鄭樵之說，當詳考七略別錄之體例，今只舉班志爲說，不知樵說正是根據藝文志，是仍不足以服樵也。 隋書經籍志，參考七錄，互注

存佚，亦沿其例。案隋志佳處，在每類之序論，若只每書下注存佚，則其文亦已略矣。 唐書於作者姓名不見紀傳者，尙聞有註

文，以資考核。後來得畧見古書之崖畧。實緣於此，不得謂之繁文，鄭樵作通志畧，務欲跨凌前人，而藝文一畧，非目覩其書，則不能詳究原委，自揣海濱寒峻，不能窺中秘之全，無以駕乎其上，遂惡其害己而去之。此宋人忌刻之故智，非出公心。厥後托克托等作宋史藝文志，紕繆顛倒，瑕隙百出，於諸史志中最爲叢脞，是卽高宗誤用樵言。刪除序釋之弊流也。按宋史之叢脞，與鄭樵絕不相干，宋人官私書目；存於今者四家，晁氏陳氏

二目，諸家藉爲考證之資，而尤袤遂初堂書目及此書，則若存若亡，幾希湮滅。是亦有說無說之明證矣。崇文總目之無序釋，與鄭樵每無關係。杭世駿道古堂集卷二十五，已駁朱氏之說，錢大昕養新錄卷十四，考之尤詳。

又直齋書錄解題提要 其例以歷代典籍，分爲五十三類，各詳其卷帙多少，撰人名氏，而品題其得失，故曰解題，古書之不傳於今者。得藉是以求其崖路。其傳於今者，

得藉是以辨其真偽，核其異同。亦考證之所必資。

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一 目錄之學，學中第一緊要事，必從此問塗，方能得其門而入

。然此事非苦學精究，質之良師，未易明也。自宋之晁公武，下迄明之焦弱侯一輩人，皆學識未高，未足剖斷古書之真偽是非，辨其本之佳惡，校其譌謬也。

孫詒讓溫州經籍志叙例

稽高述林卷九

中壘校書，是有別錄，釋名辨類，厥體綦詳。後世公私

書錄，率有解題。自汲宋之崇文，逮熙朝之四庫，目誦所及，殆數十家。大都繁簡攸殊，而軌轍不異。而於篇題之下，香迳叙跋，目錄之外，采證羣書，通考經籍一門，實翔茲例。朱氏經義考祖述馬書，益恢郭郭。觀其擇擇羣藝，研覈臧否，信校讐之總匯，攷鏡之淵極也。

屬于第二類者：即有小序無解題之書目。如漢書藝文志，隋書經籍志是也。然漢志本之七畧，七畧元有解題，班固刪去之，而但存其輯畧之文，散入各家之後以爲之序，此特欲刪繁就簡，非以解題爲無用也。隋志因之，至於小序之作法，則章學誠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二語盡之矣。

章學誠校讐通義序 校讐之義，蓋自劉向父子。部次條別，將以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，非深明於道術精微，羣言得失之故者，不足與此。後世部次甲乙，紀錄經史者，代有其人。而求能推闡大義，條別學術異同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，千百之中，不十一焉。

又原道篇一之劉歆七畧，班固刪其輯畧而存其六。顏師古曰輯畧謂諸書之總要，蓋劉

氏討論羣書之旨也。此最爲明道之要。惜乎其文不傳。今可見者惟總計部目之後，條

辨流別數語耳。按班固條辨疏別數語，卽是劉歆輯畧。章氏以爲別有討論羣書之語，誤甚。卽此數語窺之，劉歆蓋深明乎古人官師合

一之道，而有以知乎私門初無着述之故也。

又互著編三之古人著錄，不徒爲甲乙部次計。如徒爲甲乙部次計，則一掌故令史足矣，

何用父子世業，閱年二紀，僅乃卒業乎？

按此語亦誤甚，漢志言，「劉向校書，每一書已，向輒條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錄而奏之。」蓋每書皆

先校而後著錄，故今所傳向諸書叙錄，皆言「所校某書若干篇，除重復定著若干篇，已殺青書可繕寫。」是校讐已定，書可繕寫之時，乃作一錄，故其事不得不緩。今乃言古人著錄，「父子世業，閱年三紀。」若向歆

兩世繼，僅成一書
目者，亦可笑矣！

蓋部次流別，申明大道，叙列九流百世之學使之繩貫珠聯，無少缺逸；欲人卽類求書，因書九學。古人最重家學。叙列一家之書，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，無不窮源至委，竟其流別。所謂著作之標準，羣言之折衷也。

又補校漢書藝文志篇，漢書最重學術源流，似有得於太史叙傳，及莊周天下篇荀卿非十子之意。此叙述著錄，所以有關於明道之要，而非後世僅計部目者之所及也。

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二。劉中壘父子成七畧一書，爲後世校讐之祖。班志掇其精要，以著於篇後，謂小惟鄭漁仲章實齋，能窺所旨，商榷學術，洞徹源流，不惟九流諸子

，各有精義，卽詞賦方技，亦復小道可觀。目錄校讐之學，所以可貴，非專以審訂文字異同爲校讐也。世徒以審訂文字爲校讐，而校讐之途隘，以甲乙簿爲目錄，而目錄之學轉爲無用，多識書名，辨別板本，一書買優爲之，何待學者乎？

案據風俗通引劉向別錄，釋讐校之義，言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，詳見後板則校讐正是本序跋篇

審訂文字，漁仲實齋，著書論目錄之學，而目爲校讐，命名已誤，朱氏之說非也。

特目錄不專是校讐板本耳。

章氏著校讐通義，蓋將以發明向歆父子校讐之義例。然於向歆之遺說，實未嘗一考；僅就漢書藝文志參互鈎稽而爲之說。故其言曰：「劉歆七畧亡矣，其義例之可見者，班固藝文志，注而已。」互著篇三之二夫七畧別錄雖亡，其逸文尙散見於諸書。章氏時馬國翰洪頤煊姚振宗輯本，皆未出。章

氏不長於考證，故未能搜討。况劉向校書叙錄，今尙存數篇，卽川錄也。說見後。章氏僅知其校讐中秘，有

所謂中書，外書，太常書，太史書，臣向書，臣某書；校讐條理而於錄中立言，所以論其篇七之二

指歸，辨其訛謬者，置不一言。故其書雖號宗劉章氏書第二篇名宗劉。其實只能論班。其所最推重者

，漢志總計部目之後條辨流別之語也，其所謂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者，亦卽指此類之序言之，其意切不在解題之有無。不知劉向之別錄，其於學術源流，功用爲更大也。然章氏書雖多謬誤，而其人好爲深湛之思，往往發爲創論，暗與古合。卽此「辨章學術，攷鏡源流」二語，「亦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能道。以隋志及母嬰之說攷之，然後知此非章氏一人之私言，蓋天下之公言也。目錄家所當奉爲著蔡者矣，

屬於第三類者，即無小序解題之書目。現存者如唐宋明藝文志通志藝文略書目答問及各家藏書目錄皆是，此類各書，不辨流別

，但記書名，已深為隋志所譏，然苟出自通人之手，則其分門別類，秩然不紊，亦足

考鏡源流，示初學以讀書之門徑，鄭樵所謂類例既分，學術自明，不可忽也。

宋鄭樵校讐畧

通志卷七十一

編次必謹類例論，學之不專者，為書之不明也。書之不明者，為

類例之不分也。有專門之書，則有專門之學；有專門之學，則有世守之能。人守其學

，學守其書，書守其類，人有存歿而學不息；世有變故而書不亡。以今之書校古之書

，百無一存。其故何哉？士卒之亡者，由部伍之法不明也。書籍之亡者，由類例之法

不分也。類例分則百家九流各有條理。雖亡而不亡也。又曰：類例既分。學術自明

。以其先後本末具在。觀圖譜者可以知圖譜之所始。觀名數者可以知名數之相承。識

緯之學。盛於東部。音韻之學，傳於江左。傳注起於漢魏，義疏盛於隋唐，觀其書可

以知其學之源流，或舊無其書而有其學者，是為新出之學，非古道也。

又編次必記亡書論，古人編書，必究本末，上有源流，下有沿襲。故學者亦易學，求

者亦易求。謂如隋人於歷一家，最爲詳明。凡作歷者幾人。或先或後，有因有革，存則俱存，亡則俱亡。唐人不能記亡書，然猶紀其當代作者之先後。必使具在而後已。及崇文四庫有則書。無則否。不惟古書難求。雖今代憲章亦不備。

又編次失書論 書之易亡，由校讐之人失職故也。蓋編次之時。失其名帙。名帙既失，書安得不亡也。

又泛釋無義論。古之編書，但標類而已，未嘗注解，其著注者人之姓名耳。

按劉向校書其叙錄存

者數篇，其所以爲說者至詳，安得謂只注人之姓名。蓋經入經類，何必更言經。史入史類，必何更言史。但隨其凡

目，則其書自顯。惟隋志於疑晦者釋之，無疑晦者則以類舉。今崇文總目出新意，每書之下，必著說焉。

按此乃向歆王儉阮孝緒之成法，安得謂崇文總目始出新意。樵最推重隋志，不知何以於二書所叙源流，略不一致。

據標類自見，何用

更爲之說。且爲之說者，已自繁已，何用一一說焉？至於無說者，或後書與前書不殊者，則強爲之說，使人意怠。

章學誠校讐通義叙 鄭樵生千載而後，慨然有會於向歆討論之旨，因取歷朝著錄，畧

其魚魯豕亥之細，而特以部次條別，疏通倫類，考其得失之故，而爲之校讐。蓋自石

渠天祿以還，學者所未嘗窺見者也。

按此是論樵之校讐略，非指其藝文略也。

鄭樵著通志。既作藝文畧，又自論其叙次之意。爲校讐一畧以發明之。樵既主張編書必究本末，使上有源流，下有沿襲，以存專門之學；則劉向每校一書，必撰一錄，足以考見學術之源流，實千古編目之良法。而樵獨注意於類例，謂類例既分，學術自明，遂譏崇文總目之序說爲泛釋無義。宜爲朱彝尊及四庫提要之所譏。然考之樵之藝文畧，雖不免牴牾訛謬；而其每類之中，所分子目，剖析流別，至爲纖悉，實秩然有條理。蓋眞能適用類例，以存專門之學者也。如易一類，凡分古易，石經，章句，傳。注，集注，義疏。論說，類別，譜，考正，數，圖，音，織緯，擬易，十六門，此鄭氏自創之新意，新舊唐志，雖開分子目，不若是之詳也。蓋樵所謂類例者，不獨經部分六藝，子部分九流十家而已。則其自謂類例既分。學術自明者，亦非過譽。然此必於古今之書不問存亡，概行載入，使其先後本末具在，乃可以知學術之源流。故又作編次必記亡書論，則樵

之意可以見矣。後人譏樵，但編次歷代史志，不必真見其書，以為無裨考證，不知樵之意，在此不在彼也。但樵既已爲之於前，後人若復效之

，則是疊牀架屋，徒取憎厭。故樵作未有能效之者。乃緣此而但書名之目錄，爭自附

於樵，非樵之所樂聞也。書目之無序釋而有益於學術者，自樵之外，惟張之洞所作，庶

幾近之。自序書以下史志，皆無序釋。千頃堂書目亦然。而同爲目錄學中重要之書，則以其包舉一代，爲考證所不可少。故又當別論。

張之洞書目答問畧例，讀書不知要領，勞而無功。知某書宜讀，而不得精校精注本，事倍功半。今爲分別條流，慎擇約舉。視其性之所近。各就其部求之。又於其中，詳分子目，以便類求。一類之中，復以義例相近者，使相比附，再叙時代，令其門徑秩然，緩急易見。凡所著錄並是要典雅記，各適其用。總期令初學者易買易讀，不致迷罔眩惑而已。

自注拿陋者常思廣其見聞，汎濫者當知學有流別。

張氏畧例自言「詳分子目，以便類求，」「義例相近，使相比附，」則張氏蓋能適用鄭氏「類例既分學術自明，」之法者也。而其有功於學者，尤在「視其性之所近，使各就其部求之，」不愧爲指導門徑之書。蓋鄭氏之類例，在備錄存亡之書，以見專門學之先

後本末。爲古人之意多。張氏之類例，在慎擇約舉，以使初學分別書之緩急，爲今人之意多也，編撰書目，不附解題，而欲使其功用有益於學術，其事乃視有解題者爲更難。綜以上諸家之說觀之，則其要義可得而言。屬於第一類者，在論其指歸，辨其訛謬。屬於第二類者，在窮源至委，竟其流別，以辯章學術，考鏡源流。屬於第三類者，在類例分明，使百家九流，各有條理，並究其本末，以見學術之源流沿襲。若欲便於讀者，則當令其門徑秩然，緩急易見以此三者互相比較，立論之宗旨，無不昭合。體制雖異，功用則同。蓋吾國從來之目錄學，其意義皆在辯章學術，鏡源流，所出與藏書之簿籍，自名賞鑑，圖書館之編目，僅便檢查者異也。

目錄之書，既重在學術之源流，後人遂利用之考辯學術。此其功用固發生於目錄學之本身，而利被遂及於學者。然亦視其利用之方法如何，因以判別其收效之厚薄。今舉古人利用目錄學之最早者數事，以明其例

一曰以目錄者錄之有無，斷書之真僞。

班固前漢書東方朔傳 朔之文辭，此二篇最善按此二篇者客客難及非有先生論也。其餘有封泰山，責利氏璧

，及臯太子生，謀，屏風殿上柏柱，平樂觀賦臘，八言七言上下，從公孫宏借車，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。師古曰，「劉世所傳他事皆非也。師古曰「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行時日之書，皆非實事也。」

後漢書張衡傳，初光武善織，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。自中興以後，儒者爭學圖緯，兼

復附以妖言。衡因圖緯虛妄，非聖人之法。乃上疏曰，「劉向父子，領校秘書，閱定

九流，亦無織錄。

按錄謂別錄，即校書之序目也。言未為識作序目。

成哀以後，乃始聞之。」

二曰用目錄書，考古書之分台。

鄭玄目錄 曲禮者，以其篇記五禮之事，祭祀之說，吉禮也。此於別錄屬制度。

禮記正義卷一

引以後每篇引鄭目錄，皆有此於別錄屬某篇語，不備引。

又 名曰樂記者，以其記樂之義，此於別錄屬樂記，蓋十一篇合為一篇，謂有樂本。

有樂論，有樂施，有樂言，有樂禮，有樂情，有樂化，有樂象，有賓牟賈，有師乙，

有魏文侯，今雖合此，畧有分焉。

禮記正義卷三十七引。

又 冠禮於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及別錄此皆第一。

儀禮正義卷一引，以後每篇引鄭目錄，具詳大戴與小戴及別錄次序之異同，今不備引。